

通志堂經解

D-12  
1411  
174





門 12  
詩  
卷



詩解頤卷第一

豐城 朱善 備萬學

國風一

周南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修齊治平之道本之乎天子達之乎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蠶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修家齊之效也桃夭兔罝芣苢其詩作於國中此家齊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麟趾則又王



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得異政  
家不得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  
皆可得而見矣

關雎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著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  
一悉舉之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  
不過曰敬而已大如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  
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靜靜存動察而無一  
時之或怠無一事之或忽其自強不息以此其純亦  
不已亦以此此所以為乾之健也能淑則能事上接  
下而無一事之或愆無一理之或遺其配至尊也以

此其奉宗廟也亦以此此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葛覃首章

黃鳥飛鳴乃春暮初夏之時葛方長而未盛未可刈  
也而已動女工之思見其念念不忘也

二章

刈而後獲獲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為衣其  
為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為勤且儉也

三章

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  
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



宗主我者也則必師因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締綌以前事二章是正為締綌時事三章是既為締綌以後事所謂勤儉孝敬亦非后妃之自言也乃讀詩者即為締為綌之辭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斃之辭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前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儉孝敬正修身之事身固家國天下之本也

卷耳

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其采之非必難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則以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于物也於是舍之而置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於他可知也

總論

此詩見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懇惻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悽愴之懷蓋所以憂思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后所以性其情也噫此所以為不可及也

樛木螽斯

樛木美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螽斯美



妃不妬忌而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門尊卑之分雖不可以不嚴而必均其施於房帷之間貴賤之位雖不可以不定而必需其澤於社際故上無嫉妬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竭噫此文王大如之德所以爲盛而有周八百年所以必自此而基之也歟

桃夭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后妃躬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倣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兔置

置兔即武夫之事武夫即置兔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赳赳以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於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



之國則其親炙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棫  
 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  
 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  
 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  
 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置兔之野  
 人而巖然可以為公侯之良輔則其在官使者從  
 知矣

漢廣

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  
 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  
 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

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  
 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見天  
 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  
 而能若是哉

汝墳

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  
 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  
 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善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  
 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  
 者非特一游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  
 其志之專懃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



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  
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  
詩亦何以多為哉

麟趾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獨其趾之仁厚而已  
有額焉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額亦仁厚也有角焉可  
觸而不以觸則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其  
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  
其子亦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厚而巳有公姓焉其  
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焉其被化而  
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雖不

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歎  
之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  
所以歎公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  
即麟也始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  
所感者深矣

二南總論

讀聖賢之書必自大學始誦三百篇之詩必自二南  
始二南之與大學實相表裏蓋大學是言修齊治平  
之理二南是言聖人修齊治平之事大學是聖人立  
法以教人如射之必至於彀大匠必用夫規矩二南  
是聖人躬行心得於上而化行俗美於下乃羿之發



而必中大匠之巧用規矩以成其室屋者也然則讀大學者固不可不知二南而學二南者又豈可徒誦其文而不考聖人行事之實哉

召南

鵲巢

周南之與召南合而言之則周南猶易之有乾召南猶易之有坤分而言之則國君能正心修身以刑其家是亦一乾道也夫人能專靜純一以配其君是亦一坤道也推而至於大夫妻亦然凡為夫者皆屬乎乾道凡為妻者皆屬乎坤道蓋陽健而陰順陽唱而陰和陽主其始陰成其終此天地之常經其理則通

上下而無間其道則亘古今而不易能盡斯道者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而家道成矣然則周南之始關雎召南之始鵲巢讀詩者其可易而觀之哉

采芣

蘋蘩蕒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君之於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為宗廟主哉采之於沼沚之中用之於宗廟之內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竦敬於未祭之先舒遲於既去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



雖葛覃為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鵲巢采蘋亦一國風化之首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草蟲

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于以見地有遠近心無遠近時有古今心無古今正風之所以為正者以行役之有時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以行役之無期故既有別離之苦而又有怨恨之懷也為人上者必有絜矩之恕則能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征役不至於繁興而人遂室家

之樂矣

采蘋

采之而後盛之盛之而後湘之既足以見其循序采之有其處盛之有其物湘之有其器復足以見其有常蓋由其嚴敬之存乎中是以整飭之著于外嚴敬以心言整飭以事言心之嚴敬者所以為整飭之本事之整飭者所以為嚴敬之驗也奠之必於宗室之牖下則見其事之益嚴也主之必以有齊之季女則見其人之能敬也質之美自季女言之也化之遠本聖人言之也

甘棠



敬其師者視其書冊而不敢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舉召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思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得而想則其跡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其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翦謂不可翦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幹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雖敗折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召伯嘗於此乎萃於此乎憇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讀是詩者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行露

貞信之女此能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者也強暴之男此不遵召伯之教不服文王之化者也豈文召伯之教化能行於貞信之女而不能行於強暴男邪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俗方深被周善政猶淺則其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譬之陽氣之復一陽之微雖不足以勝五陰之盛然蒸氣之上騰已駸駸乎不可遏矣積而至於薰蒸透於則陽盛陰微而為吏為乾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桃李之宜室宜家純乎純者也漢廣之游女歎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召致



於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斯女也蓋幸而遇聖人之世不幸而遠聖人之居也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也獨遲其勢則然也

殷其雷

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違閱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總論

二南言振振者凡三益斯之振振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

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標有梅

始而迨吉猶有待也繼而迨今則已迫矣終而謂之則愈迫矣是蓋汲汲於求售者而豈可以貞信許之邪嘗試思之男有家女有室必有待乎父母之命今而曰求我庶士則是苟有求之者將不待父母之命而輕以其身許人也豈有當聖人之世輕以其身自許於人而可以爲貞乎意斯女也必不幸而父母俱亡內之無兄弟之可依外之無婚姻之可托其勢孤



其援寡處於昏亂之俗惴惴乎惟恐其身之不保故其形於言者如此其亦可念也已若是則亦聖人之所許也

江有汜

始而不我以者私欲之害乎良心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勝乎私欲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可以見其私欲消而天理復自天下之勢言之又可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使其終迷而不悔則是詩也且為救淚謳吟之作而遂變矣寒谷之無溫覆盆之不照雖非造化之罪亦豈不足為造化之累哉故一人之悔不悔其事為甚微而可以驗王化之行不行則所

繫為甚大聖人錄之蓋亦幸其悔悟之蚤而王者之化得以周徧而無礙也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之詩或以為武王之後或以為平王襄公之事然以詩之例考之二南之詩皆述文王大如之化是時文王未嘗稱王故其詩不謂之雅而謂之風免置所謂公侯正指文王言也公稱公侯則子自應稱公子女自應稱伯姬叔姬必不稱王姬也此詩若以為武王以後之詩則當屬之小雅固不可以入召南若以為平王襄公之事則作於王國乎當屬之王風作於齊國乎當屬之齊風尤不可以入召南也今



而列於召南則豈特非周公之舊固亦非夫子之舊其為後人誤入無疑

騶虞

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為興此以為賦者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盛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總論

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無不有鵲

巢之德大夫之妻無不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無不有逮下之仁為媵妾者無不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然則後之人君如欲復三代之治者其可不取法於此哉

邶



柏舟首章

莊姜之憂何憂也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妻之分於此乎始亂廢嫡立庶之禍又將於此乎始萌思昔先王之世關雎之和樂樛木之不妬忌小星之安分而無怨此何時也而今也乃使我以其柔順之質淑善之心處人倫之變而不得以道其常涕泣以言之擗標以風之而先王之正風顧自我而始變則是綱常之既隳名分之既紊典法之既廢事始於閨闈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於後世斯憂之豈惟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

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

四章

此詩首章但言隱憂而不言所憂者何事蓋婉辭以發端也至於四章乃言愠于羣小則莊姜之所憂者不過憂妾之亂嫡而已是以憂之之深而寤辟有標則固非飲酒之所能消也憂之之久而不能奮飛則固非教游之所能解也此二憂字蓋終首章隱憂之意也

總論

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



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於眾妾而無怨眾妾之心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之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之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其亦可謂善自處矣噫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

綠衣

前之憂憂今日遇此而無聊也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古人之處此亦豈有他道哉亦曰安於義命而已矣

燕燕

寒實淵深以德之蘊於中者言溫和惠順以德之著於外者言蘊於中者所以為淑慎其身之本著於外

者所以為淑慎其身之驗戴嬀之德如此可謂賢矣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嬀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子完以為之嫡命石碯以為之輔則姑本是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何乎

終風

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而以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而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而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然



四百三  
言角四卷一  
有夫之狂惑而能不失其正有妄之上僭而能不失其仁有子之狂暴無禮而能不失其慈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爲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首章

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吾之志若斯之甚者是亦可謂忍矣大抵好兵者州吁之本心虐民者州吁之素志此詩所謂踴躍用兵即其阻兵之實土國城漕而又南行則

又其安忍之驗也阻兵則無衆安忍則無親衆叛親離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卒章

從軍之士以州吁負不義之名於天下知其必有敗亡之禍也故危之若曰此行也將以平陳也然使陳之君臣果有明大義者焉則我必敗亡於陳矣將以平宋也然使宋之君臣果有明大義者焉則吾又將死亡於宋矣自傷不幸而遇此不得與其室家遂前日之約故危之危其身即所以危孫子仲危孫子仲即所以危州吁也卒之討賊之舉不見於他國而見於陳則亂賊之不容於天下豈特君子知之雖軍士



亦未嘗不知之也噫孰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果終可得而泯哉

凱風

母之於子其乳哺之恩抱負之勤必三年而後免而其長育教誨之功不與焉七其三年則為二十一年矣以二十一年乳哺之勞抱負之苦而又俟其成立則顏色之榮華者亦已悴矣氣力之壯盛者亦已衰矣此正母老受養之時人子報恩之日也而乃或不安其室焉雖曰母以淫風流行之故無亦七子之事其親果有未盡善者乎使七子之中果無一人之不盡善則必能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而非僻之心與

自萌矣既不能先意承志以消弭其過於未萌及其過之已形也乃悔悟而自責吁已晚矣君子取之亦以其猶賢於冥然悍然全不悔悟而不能自責者云爾而或者乃引大舜負罪引慝之事以明之噫舜有不可事之親而乃能使之變惡以為善七子之親非必不可事也而不能潛消默止其過於冥冥之中是豈可與大舜同日語哉為人子者必知此義而後可與言事親矣

雄雉

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為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



三百九十三  
言解四卷一  
王相  
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何憂乎爾也誠以軍士之行役也蒙犯霜露更歷寒暑什伍相聯患難同之飢不能以獨飽勞不能以獨逸而又徒侶之中善惡之相雜強弱之相半苟非善處其能自免於患乎忤者嫉人之有求者恥己之無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忤害不貪求則徒侶之中強者服焉弱者安焉乃可以自勉於患矣噫不忤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首章

行者之涉水必度乎水勢之深淺而厲揭之男女之昏姻必審乎事理之可否而從違之彼不度可否而率意妄行者未有不階於惡者也

二章

禮有節文義有裁制禮其體也義其用也棄禮則必至於妄作違義則必至於妄求此淫亂之人所以逆理犯分而不顧也

谷風首章

陰陽和而雨澤降天道之自然也夫婦和而家道成人道之當然也不以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審於擇物者當如是也不以色之衰而棄其德之善審於明



人倫者當如是也

卒章

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序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旄丘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誠可罪也雖然方伯連率之職亦豈衛國君臣所能修哉衛固北州大國然

而地濱大河其人氣輕浮則非能任重者也其人質柔弱則非能強毅者也其人心怠墮委靡則非能自振拔奮厲者也故自康叔武公而下求其能自保足矣而又何敢望其救人且夫小國不自強於政治而欲恃大國之安靖已則雖以江黃之恃齊桓猶不免於滅亡而況不能爲齊桓之舉者乎黎之君臣亦可謂不知所擇矣紀侯恃魯而魯卒不能以存紀黎侯恃衛而衛卒不能以救黎人之不可恃如此有國有家者其亦自強於政治而無恃人以爲安也哉

簡兮

簡兮簡兮言其志之大也有力如虎言其才之武也



四十五  
言角  
執轡如組言其藝之精也赫如渥赭言其貌之充也  
皆自譽之詞也而不免仕於伶官則亦可辱之甚矣  
使遇西周之盛王豈使我有是哉所以使我至是者  
正以盛王不可得而見也盛王既不可得而見則賤  
役亦不可得而辭於是而執籥於是而秉翟於是而  
錫爵於公庭玩其辭則懽然以爲榮揣其意則歉然  
以爲辱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安得言從之游  
以寫我心之憂乎此其思也深矣其意也遠矣而世  
莫之知也噫此輕玩之心所由生也歟

泉水

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爲之則父母

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曷  
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之情有出於天理之公  
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  
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  
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  
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惟母姑姊妹耳使父母及而  
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爲之主乎聖人於  
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捨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  
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爲防猶有禽  
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爲者然後知聖人制  
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北門

投之以王事之重遺之以國事之難益之以家計之  
窘賢者之處此亦難而又家人之交謫則是內不見  
知於妻子也祿食不足以自存則是外不見知於君  
上也斯二者人之所為乎抑天之所為乎然不得於  
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盡心竭力以為其  
所當為而無一毫忿悶之心此所以為賢也

二子乘舟

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  
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  
人之道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入春秋以來三綱淪

九法數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其卒胥而為夷也宜哉

總論

或曰壽伋之爭死可以為孝乎曰吾嘗聞孝於夫子  
矣其責曾子蓋曰舜之於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今宣公逆理亂倫欲殺其子而為子者又成父之志  
以陷父於惡使陷父於惡而可以為孝則是教天下  
後世之為人子者皆從父之志以成國家無窮之禍  
也而可乎抑壽之死又與伋異彼誠不忍其兄之無  
罪而見殺而以父母之情告之冀兄之或聽而逃焉  
以避難使伋能逃則壽固不死也惟伋之不能逃也  
故不忍獨存而竊其節以先往冀其兄之徼倖於萬



一其志亦可傷矣是則二子之死一也而伋之志在於從其父壽之志在於讓其兄讓其兄者不害其為恭而從其父者固未可遽以為孝也

鄙

柏舟

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古之制也共姜之守義裁以古制亦婦道之當然耳而讀詩至此使人欣然每若景星鳳皇之為瑞何也蓋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

之未嘗滅也則讀是詩者又安得不瞿然而驚躍然而喜而歎斯人之不多見乎噫不有疾風無以知勁草之後衰不有洪流無以知底柱之屹立聽桑間濮上之餘音而歌柏舟以洗之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則其置之鄙風之首亦宜矣

牆有茨

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



當其奉宗廟之時其首飾之有副也其身章之有翟也是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先君而無愧否乎當其見賓客之時其禮服之有展也其裏服之有締也又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賓客而無愧否乎夫入而奉宗廟出而見賓客非不尊且嚴也而有醜面目曾無羞愧悔悟之萌則是人心之果亡而天理之果滅矣能無夷狄之禍乎

定之方中首章

遷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修器用不可以不備文公之遷楚丘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而

至於今其成之固不可以不亟也而文公不然為民力之不可以或傷則寧待其時而不速為國法之不可以或廢則寧從其制而不苟此非其心之塞實淵深者固不足以知此若乃器用之所資則或用之於宗廟或用之於朝廷或用之於閨門之內其所給者非一處其所需者非一事我乃於是而種木焉原文公之意豈不以創造之初固當先其急而後其緩求其略而不必責其詳則夫潤色之功正有待於十年之後今日自我而種之安知他日不自我而用之邪榛栗之種為其可以供籩實也若夫椅桐梓漆則四者材之至美者也其用至廣又豈特可以為琴瑟而



已哉凡若此者非其心之塞實淵深尤不足以致此噫若文公者其亦可謂賢矣

二章

望者登高而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焉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

三章

星言夙駕所以見其勤也駉牝三千所以見其富也然所以有是勤者固此心之誠實淵深者為之也所以有是富者又此心之誠實淵深者致之也夫人之

秉心苟能誠實淵深則欲霸而霸欲王而王果何所為而不成而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蝮螭

昏姻之際男女之大欲存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知正命者也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不知正命者也菀姜之正靜自守共姜之節義自持可謂知正命也已宣姜一失身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而為中冓之不可讀可謂不知正命也已所貴乎知命者謂能全其天理之正以節夫人欲之流也人人能節夫人欲之流則淫亂之風息矣

干旄



大夫之乘車馬建旌旄而來者乃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彼其承破滅之餘方將撥亂以為治轉危以為安此其弛張闔闢之機固非一人之私智所能獨運也聞浚之郊有賢人焉駕言適野而往從之使其可出邪吾當與之共事也如其不可出邪夫獨無以教我乎國人見其樂善之誠如此故美之曰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乎夫賢者以其所學而告之大夫大夫以其所聞入而告之君君復以其所聞而謀之卿大夫而施之政事則豈惟一人賴之將舉國之人實賴之矣味其辭氣蓋與星言夙駕之意相類亦與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之意相表裏序以為文公

時詩亦豈無所本歟

載馳

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愒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余讀控於大邦

傷夫人之志也夫控於大邦此男子之事也非婦人之所得

或溺於欲而不能為自古敗國之君亡家之子卒於委靡而不振者常以此也使許之大夫聞大夫之義能為之請於天王告於方伯率與國以定其難則是使衛國既亡而復存既危而復安豈不足以大慰夫



人之心也邪惜也許之君臣不足以及此其後齊卒救衛而封之蓋桓公管仲自為圖霸之舉而非臣子控告之力也

總論

邶風始於柏舟莊姜處夫婦之變者也鄘風始於柏舟共姜處母子之變者也衛風始於淇奧又以著武公之德也二姜處人倫之變而能不失其常武公處昏亂之世而能獨明厥德使衛之人君皆能有武公之德為夫人者皆能有二柏舟之賢則新臺牆有茨之詩可以不作而衛亦可以無夷狄之禍矣然則聖人刪錄之際得無意乎

衛

淇奧

淇奧首章之旨大學章句與或問盡之蓋切磋琢磨者知與行之並進也瑟僖赫喧者表與裏之相符也知行之並進則善其始者固所以成厥終也表裏之相符則克乎內者固所以形諸外也兩言有斐君子美其德之實有以著於已也終言不可諼兮美其成德之效有以驗於人也

總論

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故讀詩者又當合二章而並觀之所



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果能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考槃

賢者隱處於澗谷其蓬蓽之居非若廣廈之安也其藜藿之茹非若肉食之腴也其草衣葛屨非若安車駟馬之寵也而曷為其可樂也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徇乎外物之誘榮辱不關於心毀譽不加於意則天

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已而載歌歌竟而復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不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歟

碩人

夫貴族人之所願娶今有是族類之貴而不見荅何也美色人之所願得今有是容貌之美而不見親何也大國人之所願交今有是賸送之盛而不見禮又何也蓋莊公狂惑之人也嬖倖之是昵而貞信之是



棄今莊姜以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媵送之盛而端  
莊靜一以自守則固不能如嬖妾之左右逢迎以求  
媚說也其不合也宜哉

氓

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  
要之以卜筮是欲詢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  
及其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  
吾行而不見恤也亦將如之何哉女之苟合者色衰  
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以苟也  
如此彼淫婦之見棄不足恤矣而士君子之立身其  
可不知所以自重也哉

竹竿

竹竿衛之物也淇水泉源衛之水也思昔幼時固嘗  
於此乎釣於此乎笑語且於此乎遊戲矣今而嫁於  
異國父母既終則雖欲暫焉之往釣不可得也復欲  
暫焉之笑語遊戲於其間愈不可得也顧彼二水之  
流於衛日夜不息而我之阻隔曾二水之不如則其  
思之將何時而已邪不能不思者情也思之雖切而  
卒不往者義也人孰無父母也亦孰無兄弟也而女  
子有行乃獨遠其父母兄弟焉忘宗國而不思非仁  
也縱情欲而忘反非義也惟既有思國之仁而又能  
自克以禮自守以義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此所以



言解題卷一  
三十八  
為賢也

河廣

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捨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恨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

伯兮

首如飛蓬則髮已亂矣而未至於痛也甘心首疾則頭已痛矣而心則無恙也至於使我心瘁則心又病矣其憂思之苦亦已甚矣所以然者以其君子之未歸也然思之雖切而無雄雉卒章之勉以正何也觀首章言邦之桀兮則其夫之才必有大過人者豈其於事上保身之道有不待勉而後能故不及言歟

王

黍離

彼宗廟之墟則既有黍矣彼宮室之墟則復有稷矣兩言彼者見地非一處而莫不盡為禾黍也是以使



我行之靡靡則足欲前而不忍也心之搖搖則心若  
 懸而靡定也謂我心憂者知我者也而亦非能有以  
 解我憂也謂我何求者不知我者也則亦奚責於彼  
 哉悠悠蒼天歎其遠而莫可詰也彼何人哉歎其罪  
 之不容誅也雖不斥其人而所以追恨之意深矣

總論

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妥先王而今乃鞠為禾  
 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  
 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誠是也憂之怨之而付之無  
 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  
 造之於岐文王光大於豐武王成就於鎬皆在西都

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  
 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無  
 故舉八百里之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謂  
 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  
 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  
 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緝旅克復舊物諸  
 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  
 鄭之掘突既皆王室舊勳齊藉大公之故基魯承周  
 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苟  
 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侯國  
 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



無一人以為言則其偷安忍恥頽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鄭

緇衣

緇衣所以為好賢之至者以其始終之如一也始之厚者不能保其終之不薄始之勤者不能保其終之不怠惟緇衣之好賢不然其改造改作既始終之無間而適館授粲復前後之如一衣欲其常新粟欲其常繼儀刑欲其常接乎日議論欲其常接乎耳殷勤者其始非不盛也而終或每食之無餘每食四簋者

其始非不隆也而終或每食之不飽此詩人所以歎其權輿之不繼也觀權輿之不繼益信緇衣為好賢之至

大叔于田

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紛兄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王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固有不勝其可歎者矣

總論

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為善矣然莊公所以處



之者果得為盡善乎仁人之於兄弟也亦親愛之而已矣教誨之而已矣使莊公之於叔段果能寵以高位與之以大邑富之而無藏怒蓄怨之容既足以盡吾愛弟之誠矣而又使吏治其私邑使城郭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以擅興則段雖欲為亂惡乎敢夫親之而使其貴愛之而使其富既足以全吾仁使吏治其邑而彼不得以妄為復足以全吾義若是則莊公所以處段者無以異於舜之處象孰得而議之哉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為而不問終則操之已威而不恕則是其予之者所以奪之也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其不仁已甚矣

矣聖人錄一詩於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後世戒矣

羔裘

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明哲以保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歟

女曰雞鳴

雞鳴而興昧旦而往言其時之有常也翩翩而往鳧鴈而歸言其事之有常也弋而取之於外宜而和之



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酒食以養其身琴瑟以和其志蓋欲同享其樂也來者致其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皆來之之意問以遺之報以荅之皆贈之之意又見其重不在物而在乎德也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當為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交修

齊

雞鳴

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

甫田

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弁是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魏

伐檀

車之不可以行於川猶舟之不可以行於陸檀木美材宜為車者也坎坎而伐之非不勤且勞也於河干



三五多一  
言解時卷一  
三十一  
方惟  
而寘之其如無所用何且車非不可用以稼穡也然  
欲稼穡者必之乎原隰河干固非稼穡之地也非不  
可用以狩獵也然欲狩獵者必之乎山林河干固非  
狩獵之處也夫勞其力而無所用未有不悔者也而  
斯人之心則曰不耕固不可以得禾而吾何取乎禾  
之三百也言雖不粒食而不悔也不獵固不可以得  
獸而吾何取乎庭之懸貍也言雖不肉食而不悔也  
既不徼倖而苟得不沮抑而自悔其厲志如此亦可  
以為賢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曰彼君子者真可  
謂不素餐者矣贊美之辭也

唐

蟋蟀

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法聖人教人不越乎勤  
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也  
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大過也必也致其  
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也  
不匱而用財也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  
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  
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  
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廩有餘粟機  
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  
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



四百七  
言自四卷一  
陳心甫  
如此而已矣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無衣

武公之事人情所不與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而序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惟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不附非假王靈則終不能以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為僖王者固當正名其罪命方伯連帥帥諸侯以討之隳其都而戮其人為晉立君而後反則人紀既壞而復正王綱已弛而復振文武之道復興於東周矣不此之圖顧乃貪於寶玩而爵命行焉其為長惡

也大矣夫子不刪其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田之衰也

采芩

采芩於首陽之巔非必果無是事也而猶曰無遠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遠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秦

總論

案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者則於襄公之封宜策命之曰戎為不道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中國爾祖秦仲既被其害矣今又弑我先王是用痛心疾首夙夜不忘今予命爾侯於西土蕃屏王室爾其糾合侯伯統率師徒為予一人討之苟捷有功則圭瓚之錫土田之賜予豈汝愛若是則王轍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

先王之讎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以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勾踐之志則必不若是忍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墮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



四百〇七  
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  
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馬驥

駟驥孔阜馬之良也六轡在手御之良也公之媚子  
從公于狩便嬖使令之多也至於捨拔則獲則又言  
其射之善也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  
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

小戎

一章言其車之善二章言其馬之良三章言其器之  
備以如是之兵甲復如是之寇讎此其矜誇之辭也  
溫則言其德之和易厭厭則言其德之安靜秩秩則  
言其德之有常以如是之君子而親如是之勞苦此  
其閔惜之辭也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復  
讎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卿大夫知之其國人  
知之雖行役者之婦人亦無不知之而其形於言者  
如此東周之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蒹葭

白露爲霜言其時之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  
迎之以時之暮限之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  
求之將欲使之逆流而上以求之歟則既遠而不可  
即將欲順流而下以求之歟則雖近而不可至然則  
斯人也其終不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亦在乎心誠求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惜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無衣

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眾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與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

討賊復讎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今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讎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陳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即考槃在澗之意也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即獨寐寤歌之意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則雖簞食瓢飲未嘗不樂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則雖縞衣茹蘆未嘗不可與娛也此皆其無求自足之意也



月出

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株林

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檜

素冠

三年之喪非終其服之難情稱其服之難也棘以言其哀遽之狀藥藥以言其毀瘠之形則是其衣服之變顏色之哀心志之思慕皆可即是而見之夫惟表裏之相稱本末之兼善所以為賢惜乎今之不及見斯人也則安得而不勞心博博乎

匪風

周道者適周之道也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其臣則周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覲聘問與其臣民之往來以供百役者若百川之赴海蓋靡日而不有也而今也征伐之煩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焉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適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為



三万五千二  
言解四卷一  
三十一  
十升

之怛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寂然也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所以傷夫今王之不如古而又以重歎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

曹

鳴鳩

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幽

七月首章

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二章

豳民以流火為授衣之漸故於春月將蠶之候蠶之新出者則求稗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復求白蒿以

詩經頌卷一

三十一

通志堂



言解四卷一  
三十一  
洗之此見其趨事之勤也而其許嫁之女豫以將及  
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此見其秉心之厚也此  
所以為邠俗也

三章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  
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為曲薄為明年養蠶  
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  
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  
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  
既成又於鳴鴉之候而績其麻以為布蓋蠶之所成  
者可以供老疾給昏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為布

則固無以為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  
或以為玄或以為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且以供上  
而為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章

四月純陽而微陰已萌蔓感之而蚤秀五月一陰成  
象蜩感之而始鳴八月正秋物成而禾之蚤者可穫  
十月陰氣已極而木之墮者為穽四者見陰氣以漸  
而至而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  
之然貉賤而狐貴賤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至於  
二之日則又竭作以狩績繼武功而私其一歲之緇  
獻其三歲之豸焉於裘則私其賤而奉其貴於物則



私其小而奉其大其薄於己而厚於君如此

五章

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宮室而至於瑾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章

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莫之食葵菽之烹棗之剥而春酒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茶之采而樽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為常

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七章

稼之既同者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者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其於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歟



八章

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鴟鴞

鴟鴞之於眾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以子之既失而遂廢其生育之勤也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以巢之既毀而遂廢其補葺之勞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者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而補葺

之勞者已分之當為也豈可以禍患之或至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毀其室也而纏繇補葺之勤周公果可以辭其責邪於是拮据於是蓄租於是手口交病卒之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噫當是時王心疑於上羣情感於下亂賊乘機伺間於其側國勢之危甚於風雨之漂搖非周公至誠果孰能感悟王心解釋羣疑誅討亂賊以措國家於泰山之安磐石之固哉

東山

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



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塗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凌犯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觀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塗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其是之謂歟

總論

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者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釁之可乘乎周公之東征也將以誅之邪將以化之邪將以誅之則固不可勝誅將以化之則又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故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



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讎民之戒飭使人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卒之三年之久所誅者不過武庚管蔡而已其於殷士殷民不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破斧

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四國既莫不敢一於正矣及管蔡以武庚叛而四國復有不正者焉周公之東征

也固將以我之正正彼之不正也而孰能禦之也哉理之逆者不足以犯我之順也辭之曲者不足以抗我之直也氣之餒者不足以敵我之浩然也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九罭

鴻飛而戾天宜也而有時乎遵渚復有時而遵陸則亦暫焉而已耳公歸而在朝宜也而於此乎信處於



此乎信宿則亦豈久於是哉夫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此固東土之幸也然相位不可以久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拂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狼跋

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蹙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詩解頤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解頤卷第二

豐城 朱善 備萬 學

小雅二

鹿鳴首章

君之燕臣其事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  
 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  
 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歟則告之以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可也如其君之尚文歟則告之以詰  
 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欲其君之敬大歟則告之  
 以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可也如欲其君之修身歟則  
 告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亦可也為其有兄弟也

詩解頤卷第二

通志堂



而申之以常棣之思為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袞職由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修先民之語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以致戒而所謂大道者在是矣夫豈泛然為不切之論而已哉抑古人之燕必至於旅而後語何也蓋由旅而上其揖遜升降之節繁矣其酌獻酬酢之文縟矣嘉賓之至於斯也其容止之淑慎威儀之審密固自足以起人之敬畏而斯人之所得於觀感者深矣迨夫幣帛之既將琴瑟之既奏則主人之誠意已至矣乃至於旅而後君可以有求臣可以有言蓋君之求臣也必在於禮樂既備之後臣之答君臣所以為不可及歟

二章

蘊於中而有是德則發於外而有是聲譽其聲譽之孔昭非勉強而致之也乃其自然之形著也自斯民言之則示之以重厚而澆薄之俗革示之以忠信而詐偽之習變是德孚於下而下有所法也自君子言之則觀感之深而有以鎮其躁儀刑之久而有以消其邪是德孚於上而上有所法也斯人也其可使人一日而不在朝乎是以我有言酒則願其於此乎燕



三五六一  
言部四卷二  
飲於此乎遊遨也

四壯

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也然忠孝不  
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  
也爲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  
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  
不共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  
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  
懈於用力矣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其義甚廣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  
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  
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也以在  
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  
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也而欲其無一  
之不宣下情之遠也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爲使臣者  
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  
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  
所以勸勉之也

常棣

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  
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朋友之不如兄



弟也朋友以義合而兄弟以天屬也妻子之不如兄弟也妻吾之所配子吾之所出而兄弟則吾之同氣也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孥之樂可久苟兄弟鬪鬪於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孥且不得以久其樂矣噫世之人乃有視兄弟如路人甚則視之如寇讎者亦獨何心哉

伐木

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於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道之所

存德之所存吾斯友之矣而何常之有哉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無親無疎皆可得而友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為父兄卑之而為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疎之而為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為諂以貴交賤而不為屈以卑就尊而不為僭以尊就卑而不為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為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為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間哉必知此道也而後可以言友矣

天保

首章言天將安定我君則必有以廣其受福之量使



爾之盡厚則福之來也如百川之赴海其來者無窮而其消而去之也亦無窮使爾之多益則福之來也又無一之不備身之康強子孫之逢吉室家之和平朝廷之清明黎民之質實無偽皆所謂福也而無不有以受之以其有是量也苟其量之不廣且厚則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豈能以盛大悠久哉月之恒毒月而一盈者也日之升每旦而一明者也南山之壽終古而不忒者也松栢之茂每歲而一新者也日與月則明與明之相承也山之壽則厚與厚之相承也松栢之茂則新與舊之相承也故曰無不爾或承則不特指松栢而言蓋兼日月南山而言之也是詩前

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

首章言靡室靡家則敘其悲傷之情也言不遑啓居則敘其勤苦之情也而必曰玁狁之故則毒民不由



其上不得已而應之所謂風以義也二章曰靡使歸聘勉之以先公後私也三章曰我行不來勉之以竭力致死也皆命戍役之辭也四章以下曰四牡業業言其壯也四牡騤騤言其強也四牡翼翼言其行列之整治也曰一月三捷期之以必勝也小人所腓訓之以恤下也玁狁孔棘戒之以不可忘備也皆命將帥之辭也卒章楊柳依依即采薇之時也雨雪霏霏即歲暮之時也重告之以歸期欲其知離別之不遠也曰載渴載飢則再述其勤苦之情也我心傷悲則再述其室家之思也且終之曰莫知我哀言莫知者乃所以見其深知之也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故

既言君子又言小人欲其同心也故曰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其此之謂歟

出車

案六月之詩言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正指建未之月而此詩言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則亦夏正之六月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而文王以六月行師於前宣王以六月出師於後何也蓋冬夏不興師者法之常也橫逆之來不得已而應之者事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此聖人之所以得人心也先王之法夷狄而侵中國其救之當如拯焚溺解倒懸揭匍匐而出之井惟恐少緩豈得以六月為解哉苟以六月為解而不急



興師以救之則是縱禽獸之害人而坐視腹心之受病也其為不仁甚矣人皆知宣王以六月出師而不知味黍稷方華之詞則文王固未嘗以六月而廢征伐也故下文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苟非以多難之故則必不以六月而行師矣

出車總論

是詩之言赫赫南仲者凡三三章之赫赫美其城朔方之功也五章之赫赫美其伐西戎之功也六章之赫赫美其有振旅凱旋之樂也赫赫者威名光顯之謂非有一章之忠敬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則亦安能有如是之赫赫哉三軍以將為主文王用一南

仲而昆夷之患平於西獫狁之患平於北遂有以措中國於衽席之安其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歟

秋杜

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秋而望之以至於冬冬而望之以至於歲暮杞之可采則春又暮矣而征夫猶不歸也豈惟女心之傷悲而父母亦憂且病矣然而車則不載也人則不來也歸期之過已久而不至也則使我多為憂恤宜何如哉於是龜以卜之著以筮之合言於繇而皆以為近則征夫亦邇而將至矣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



不言而喻者矣先王之於戍役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有嘉魚

樛木者勢之下曲者也甘瓠者蔓之延施者也木之下曲者必為物所附蔓之延施者必有附於物宜其纏繞固結而不可解也若君子之於賢者則如之何哉有其物而無其禮賢者不可得而安也有其禮而無其誠賢者愈不可得而安也酒醴以奉之幣帛以將之獻酬以行之誠意以求之庶可以安其心乎

南山有臺

此詩五章而樂只君子一句每章必疊言之其辭繁

而不殺者所以深致其頌美祝願之意也細分之則美其德者凡四祝其壽者凡四而言其德與壽之效者各一無疆猶無期也黃耇猶眉壽也此祝其壽一四也邦家之光與邦家之基為對謂之基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後榮以顯也德音是茂與德音不已為對不已言其聲譽之無窮是茂言其聲譽之益盛此美其德之四也保艾爾後與民之父母為對民之父母言盛德之澤有以及當時之庶民也保艾爾後言壽考之效有以及於後世之子孫也此德與壽之效各一也前兩章先德而後壽故第三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



前二章之意第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終第四章之意言之重辭之複而不厭者由其愛之深敬之至而不能已也盛王之所以待賢者如此賢者亦孰不樂為之用乎

蓼蕭首章

心之翰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朝廷之禮以敬為主今而曰笑語與處則是有和樂而無嚴敬忘其君臣之分而藹然兄弟朋友之相親其待之也厚矣其接之也誠矣彼忌刻之君又惡足以語此哉

二章

為龍為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之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紆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

湛露

案燕禮將燕公揖賓就席主人獻賓獻公酬酢之禮



畢命賡爵於公而後公為賓舉旅主人三獻及孤卿  
 再賡爵於公而後公為卿舉旅主人四獻及大夫乃  
 樂賓并歌獻工而後公為大夫舉旅其樂也工歌鹿  
 鳴之三笙奏南陔之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以下遂  
 歌鄉樂周南召南然後徹俎而燕主人五獻及於士  
 賓賡爵於公而後公始為士舉旅自士舉旅行酬而  
 上其升降揖讓之節繁矣其酌獻酬酢之文縟矣其  
 笙歌間合之樂備矣禮成而樂闋日則暮矣雖有強  
 力之人亦已倦矣乃於是而爵樂無筭則夜飲之時  
 也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  
 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此雖諸侯燕賓之禮

然推而上之則天子燕諸侯之禮亦於是乎可想矣  
 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  
 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顯則其心  
 之明白允則其心之誠實德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  
 亂也豈則其心之和樂弟則其心之平易儀之令者  
 固非酒之所能喪也既有令德又有令儀則雖醉而  
 不至於顛倒錯亂也審矣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  
 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彤弓

饗盛禮也鐘鼓大樂也彤弓重器也行之以盛禮用  
 之以大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



誠以將之而無僞速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子之也足以為禮而諸侯之受之也亦足以為榮矣

六月首章

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恭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辭也

三章

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不嚴則無以一士心不敬則無以承上命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四章

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眾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為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攘之元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皆有劔戟所謂選鋒也然謂之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



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獫狁之難已若不足乎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眾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五章

聞之先人曰北伐之詩曰比物四驪此以其在後而殿者言之也知在後而殿者其色尚黑則左焉而青右焉而白從可想矣曰元戎十乘此以其居前而啓者言之也知居前而啓者其數必盈則知殿而在後者不過一乘又可想矣然則其爲中軍也奈何曰既有其前莫爲之後不可也既有其後莫爲之前亦不

可也前有十乘後有四驪居其中者可安然而無恐矣故曰戎車既安是以其中軍而言也三語之中軍制備焉此古人之詩所以爲非後人之所可及也

采芑

聞之先人曰北伐之詩先言後軍次言前軍又其也乃言中軍非曰後其所當先而先其所當後也蓋出師之法賤者居前貴者居後是故先言後軍非先其賤者乃先其貴者也又出師之法勇者在前怯者在後是故次言前軍非勇者不如於怯乃勇而必示以怯也民知以賤事貴則其志有定無僭踰之患矣民知以怯養勇則其氣不暴無挫折之患矣然後老



者弱者居於其中雖甚畏且懦亦可恃以為安而無  
 恐焉若夫軍之成數則有不言者矣惟南征之詩乃  
 言其車三千者三焉一言之不足又再言之再言之  
 不足又三言之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眾以民之眾  
 可見其國之盛而凡其勞來於蕩析之餘還定於轉  
 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或曰牧野之車三百而已  
 而新田之車乃至十倍牧野之數不已夸乎曰牧野  
 之軍但言三郊不言三遂亦當有三萬七千五百言  
 三萬者舉成數也新田之軍既言六鄉又言六遂四  
 其三萬七千五百則為十有五萬輕車千五百兩重  
 車亦當千五百兩適三千矣故知北伐之詩是言行

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  
 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  
 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豈曰夸云乎哉

車攻首章

車攻馬同之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靡靡則自君子  
 之所乘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克實  
 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三章

徒之選旒之建旒之設皆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  
 欲從王搏獸于敖也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勇而其  
 教之有素也



四章

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五章

決以開體拾以遂弦二者相比則既攸矣弓之強弱矢之輕重二者相得則既調矣

六章

四馬皆黃色之齊也兩驂不倚御不失其正也不失

其馳範我馳驅也此所以為御之良也

七章

田獵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蕭蕭而已無雜聲也惟見旆旌之悠悠而已無亂次也徒御之不驚則其政之肅可知也大庖之不盈則其惠之均可知也

八章

前章言之子于苗而繼之以選徒搏獸即其始而言之也此章言之子于征而繼之以有聞無聲即其終而言之也夫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成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所以立其體施



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  
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  
歸之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用之  
兼備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  
贊美之也

鴻鴈

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嗇矣富人哀此鴛鴦幽  
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  
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  
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  
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

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真有得  
於文王之家法也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連而言  
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  
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知者以  
爲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庭燎

夜之未央此初問之時也而其心已不安於寢矣夜  
之未艾此再問之時也可以起矣而未可以出也夜  
之鄉晨此三問之時也臣辨色而入則君亦可以出  
矣未可以出而出則失之大蚤可以出而不出則失  
之大晚君子之視朝不蚤不晚惟其時而已雖然辨



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君子勤政之心是心也即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此中興之盛也宜哉厥後晏起至動賢后脫簪之諫則宣王之心少懈而中興之政亦衰矣

鶴鳴

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衰矜教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

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祈父

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



三百九十一  
其取敗也宜哉

白駒

白駒好賢而賢者卒不可留何也曰古之人君之好賢也必與之共天位與之治天職與之食天祿待之誠養之厚處之尊崇諫必行言必聽膏澤必下於民雖欲不留安得而不留今白駒之好賢不出於君上之誠心而顧出於臣下之私情故繫之維之以致其愛逍遙嘉客以致其慕賁然來思以見其欣幸之至毋金玉爾音以見其期望之深而所謂爾公爾侯者特詩人假設之辭而非出於君上之真情也使其果出於君上之真情則莘野之耕夫方且以爲阿衡傅

巖之胥靡方且以置左右渭濱之釣叟方且以爲尚父孰有已立於其朝而復有高蹈遠舉之意亦惟其留之而不可得此所以致其愛惜思慕之情雖足以見斯人秉彛好德之良心而時世之不如古亦可想矣

斯干

古人築室旣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牆之堅固堂室之高深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



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夫婦之好易完也父子之恩易全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克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窮者矣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無羊首章

三百以為羣其孳者九十所以見其多也泯泯以言其和濕濕以言其潤又以見其多而能善也降阿飲池寢處託動物之適其性也簞笠以禦暑雨餼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又以其效而言也

三章四章

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眾之為魚則自寡而變多也旒之為旗則自小而變大也此因牧事有成而及乎年穀之豐登



三百八十八  
言解四卷二  
李公  
人民之蕃庶皆頌禱之辭也

節南山首章

南山所以爲民所瞻者以其勢之崇也師尹所以爲民所瞻者以其位之崇也位之崇者德必有以稱之而其所爲不善使我憂心內熱如火燔灼且不敢輕出一言以避禍然則周宗雖未絕亦終必亡而已矣王何爲而獨不察乎不敢戲談保身之智也何用不監愛君之仁也

五章

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盡以爲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爲福轉災而爲祥轉凶而爲吉轉亂而爲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爲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爲國者亦反求諸已而已矣

末五章

幽王昏暴必無悔悟之理而家父作詩猶冀其改心



易慮以畜養萬邦者拳拳愛君之心不敢謂其必不能而絕望焉厚之至也比干之於紂苒良夫之於厲王亦嘗以此望之矣紂惟不從比干之言故卒用飛廉惡來以至於止而不悟厲王惟不從苒良夫之言故卒用榮夷衛巫以至於流而不悔幽王惟不從家父之言故卒用尹氏以至於危而罔覺蓋昏暴之君用小人以致亂未有不至於滅亡者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其是之謂歟

總論

案項氏曰幽王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政為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非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此說不然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正月首章

繁霜則天令乖於上訛言惑於下我心憂傷憂天變之無已也憂心京京癩憂以痒憂民言之益偽也京言所憂者大則非止於一身也癩憂言其所憂之獨則有異於眾人也憂之而傷傷焉而至於病則其止聊也甚矣



二章

父母之於子無所不用其愛而胡為使我至於如此之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吾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適當其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為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至於甚病而被反見侵侮則其止聊也愈甚矣

三章

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于誰之屋未見其所止之處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辭也

四章

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不為他日之禍乎

五章

訛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偽反覆甚



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正記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六章

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踣懼其崩而壓也謂地為厚而我我不敢不踣懼其陷而墜也天地豈有崩陷之理而既號呼而為此言又自以為有倫理而可考何也當是時日食震電不寧不令則天雖未崩而實有崩之兆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地雖未陷而實有陷

之形也況喪亂之極禍出不測豈可謂其可必無而不慮哉故又歎息而言哀哉今之人胡為虺蜴之行至於如此之甚乎然則天之崩不必憂也地之陷不必懼也而人之肆毒以害人則不可以不畏也

七章

求之甚艱棄之甚易即鄭氏所謂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者也

八章

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



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者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厭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十章

輻以■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十一章

魚之在沼其潛雖深而卒無所遁其形君子之在亂世其去雖遠而卒無所安其身故魚之在沼不如遊於江湖之為樂也君子之在亂世不如遭遇治平之為快也此其憂之所以慘慘而日瘁也

十二章

百酒嘉穀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婚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喪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歎小人之不如也

十三章

此此而有屋則卑小者轉而豐大矣藪藪而有穀則



寡陋者轉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獨厚於小人而祿喪於庶民也均之為祿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於甚困憊獨者罷於力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哉

十月之交二章

不用其行天之反其常也不用其良人之反其常也天之所以反其常正以人之不用善而有以致之也陰固不足以亢陽然亢陽而不勝猶愈於勝陽而揜之也小人固不足以亢君子然亢君子而不勝猶愈於勝君子而陷之也

三章

日食震電此天之不寧不令也山崩水溢陵谷變遷此地之不寧不令也君人者父事天母事地父母震怒而恐懼修省猶可冀其怒之息也苟父母震怒而為子者漠然無悔悟之萌則怒將何時而解哉噫此亂之所以

四章

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為之敷五典擾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冢伯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樞與聚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



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治者也當求窈窕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艷妻為之則嬖妾之焰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五章

豈曰不時言其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言其挾勢而妄作也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眾而不通眾志不盡下情者哉

六章

人臣之患莫大於自聖苟有自聖之心則謂天變為不足畏謂人言為不足恤謂君子未必勝於己謂小人未必害於事於是援富民以為黨殖厚利以自私上則不忠於君下則不惠於友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雨無正一章

自其廣大而言謂之昊天自其仁覆閔下而言謂之昊天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慮也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之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姑怨天之辭以發



二章

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眾人皆去而已獨居則眾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

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輓哉

三章

法度之言人君所恃以為國者也法度之言而不聽則猶射者之不求中夫的行者之不求至夫家亦將何所底至哉敬者古聖賢相傳之心法即所謂法度之言也能敬其身則能敬於友能敬於友則能畏於天而天變人離之禍庶幾其少息矣

四章

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



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執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七章

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其志豈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爲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爲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小旻首章

敷于下土言天之暴虐其禍爲甚徧也何日斯沮言人之邪僻其勢爲未止也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二章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夫小人之事君喜則滄滄以相和怒則訛訛以相詆此其喜怒之不常也善者違之而不



用惡者用之而不舍此其去取之不常也謀猶如此亦何能有所定乎

三章

卜筮將以求之神而神則厭而不吾告詢訪將以謀之人而人則泛而不吾決蓋惟堂上之人方可以辨堂下之曲直今發言盈庭則是雜於堂下衆人之中果孰能任其責而決之乎譬之適國者必駕輕車就熟路而後可以言至若不行不邁而坐以謀之則言之雖善亦何能有所得哉

五章

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也肅又哲謀聖五德之用也

恭則無不敬故肅謂其能嚴整也從則無不順故又謂其有條理也明則無不見故哲謂其能察於事也聰則無不聞故謀謂其能度於義也睿則通乎微故聖謂能無不通也有是五者則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治國而國治然王不能用則雖有是善且不能以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陷以至於敗也

小宛首章

鳩之飛非可以戾天也而猶有時乎戾天人之貴本可以為善也而豈能不念昔之先人乎鳩之翰飛戾天勉而為高也我之有懷二人勉而為孝也勉而為孝則無所往而不善庶可以免於禍矣此兄弟相戒



之意也

二章

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三章

中原有菽而庶民采之斯庶民之有矣螟蛉有子而蜾蠃負之斯蜾蠃之似矣吾兄弟其可不思所以善其身思所以教其子乎善其身所以繼吾親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況

性善本吾心之所有乎物之不似也猶可負而化之況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身於教子可謂兩得矣

四章

脊今之且飛且鳴其勢之不能以已也我兄弟之日邁月征亦其情之不能以已也夙興夜寐各務努力以求無忝於先人可也天之密運聖人之不已君子之自強皆此意也而此詩及之其亦有得於聖賢之學也歟

小弁首章

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懿也我獨于



罹謂得罪於父子兄弟之間皆不能以保其樂也子以父為天父之不吾愛即天之不吾與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而不見愛於父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此詩本敘其哀痛迫切之情故以憂之一字為一篇之綱領下章凡七言之

二章

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三章

父猶天也母猶地也何所瞻而非父乎尊之至也

所依而非母乎親之至也毛者膚體之餘自其外者言之也裏者心腹之間自其內者言之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而父母之不我愛也豈我外焉不連屬父母之毛內焉不附麗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歸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而何為使我至此也

四章五章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其泛然而無所止也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言其子然而無所附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歎已之不遑安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歎人莫吾恤也



六章

物之與我同生而異類者也而兔之走尚有哀而先  
 脫之者人之與我同類而相踈者也而人之死尚有  
 哀而掩藏之者蓋皆不忍之所發也若骨肉之親亦  
 同一氣宜無所不用其愛也而信讒棄逐曾投兔死  
 人之不如則王之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墮心  
 憂則哀痛之發乎中涕墮則哀痛之形於外也

七章

讒者之言未必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遽可棄使王  
 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使王舒徐究察之  
 焉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弊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惻

隱之萌矣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無  
 惻隱之心不仁也無是非之心不知也惟其不知也  
 故人之有罪者則舍之而不問惟其不仁也故我之  
 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亡聊亦甚矣

總論

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  
 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  
 之不容混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  
 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辭婉而切猶有望之之  
 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詩簡而莊不無責之  
 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



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舜之怨怨已  
 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  
 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忽然  
 無情也忽然無情者視其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  
 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  
 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巧言二章

滔者受之而不察信者聽之而不疑受之而不察此  
 亂之所由以生聽之而不疑此亂之所由以成也怒  
 讒則亂斯沮而怒讒固非優柔不斷者之所能也用  
 賢則亂斯已而用賢固非昏昧不明者之所克也

三章

屢盟將以要言於神而神實弗福則亂安得而不長  
 乎信盜將以肆虐於民而民用胥怨則亂安得而不  
 暴乎味之甘者雖可食而或積毒以喪身言之甘者  
 雖可悅而或致亂以喪國苟味其言之甘而忘其毒  
 之慘則亂安得而不進乎且彼讒人亦何能為哉其  
 職之不共其責之不任亦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可不  
 戒哉

四章

寢廟之奕奕者惟君子為能作之以其法之定也大  
 猷之秩秩者惟聖人為能莫之以其德之盛也以興



他人之有心亦惟我為能度之以其鑒之明也狡兔之走疾矣而遇犬則其迹無所逃讒人之言巧矣而遇明哲則其情無所遁亦何益之有哉

五章

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此君子之所謂頌言也其出於口宜矣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小人之所謂巧言也而豈可出於口哉自君子觀之不勝其可恥而小人之處此則顏厚而不以為愧也亦何望其能擴充羞惡之心而為不可勝用之義哉

六章

言此讒人所居之卑所稟之微惡疾之多而徒眾之寡非特以賤惡其人亦以見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而不能去之耳是可歎也

何人斯五章六章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望之切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悅之深也未見而望之切既見而悅之深我之所以待彼者其故舊之情自若也而彼之所以待我者乃迥異於平時何也反覆委曲言之而讒者之情愈無所遁矣

七章

伯仲以喻其心之親壘篋以喻其聲之和如貫以喻其事之聯如是而猶曰不我知也則出此三物以詛



之可也

巷伯一章二章

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  
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  
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  
能傾人之家國也

三章

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  
心來而自得也譖之初行既以不信而加諸人言之  
不慎亦以不信而責於汝戒之也

四章

捷捷而僥利則非若訥者之遲鈍矣幡幡而反覆則  
非若木者之質樸矣好譖之初固為汝之受好譖不  
已又將於汝乎遷亦戒之之辭也

六章

投畀豺虎欲其食之也而豺虎不食則物之所不取  
也投畀有北欲其受之也而有北不受則地之所不  
載也  
惡哉  
其必有以制之矣

蓼莪首章

此詩諸儒皆以為興至集傳正以為比而其義始明  
凱風之子以棘自比棘固木之賤者也蓼莪之子以

詩解類卷二

三十四

通志堂

三百六

言解類卷二

三十三

卜奇



萬自比蒿固草之賤者也凱風以已非美材故念母  
氏養我之劬勞則自責以期親之悔悟也蓼莪以已  
非美材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則父母已沒矣不過  
重自哀傷而已

末章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言民莫不有父母而我獨遭  
此閔凶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者言民莫不有父母  
而我獨不得終養也夫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  
而形於歎詠者如陟岵搗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  
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搗羽  
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

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  
繼也雖濶略於此時而猶幸他時之可補也則是猶  
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則魂不可以復返神不能以  
永存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  
甘旨無所奉之也雖有輕暖無所衣之也念生育之  
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  
悲亦孰得而止之哉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  
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  
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大東三章

薪所以供爨必收蓄之而後可用若浸之於寒冽之



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民所以爲國必撫字之而後  
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吾所  
以契契憂苦寤寐而不忘永歎者正以哀我東國勞  
苦之人也然則如之何薪之既穫則必載而蓄之然  
後可爨也民之既勞則必其休而息之然後可用也

四章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則雖以公子之貴而奔走往來  
其賤者可知也西人之子而粲粲衣服熊羆是裘則  
貧窶者且轉而富矣復百僚之是試則卑賤者且轉  
而貴矣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五章

酒之厚也而不以爲漿佩之韜也而不以爲長其出  
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羣小得志其意氣驕溢  
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愆哉亦惟愆  
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邪織女之  
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邪其辭之婉而不迫  
如此詩人之忠厚亦可見矣

四月總論

此詩或以爲行役或以爲憂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  
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  
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咎之辭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則



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為行役則先祖  
 匪人之怨其辭過於深專以為憂亂則滔滔江漢之  
 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時之  
 亂懼及其禍之辭也

北山總論

大東言賦斂之不均北山言役使之不均賦斂之不  
 均則諸侯怨役使之不均則臣子怨夫臣之於君不  
 擇事而安之所以為忠也而不免於怨何也蓋怨生  
 於彼此之相形者也吾方盡瘁而彼則居息之燕燕  
 吾方劬勞而彼則叫號之不知吾方畏咎而彼則飲  
 酒以湛樂此勞與逸之相形也彼且息偃在牀而吾

則征行之不已彼且樓遲偃仰而吾則鞅掌於王事  
 彼且出入風議而吾則靡事之不為此親與踈之相  
 形也均之為臣子也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若是其  
 相親吾若是其相遠吾獨非人也邪大東之詩亦然  
 東人之貴者勞西人之賤者逸東人之富者貧西人  
 之貧者富均是人也而勞逸厚薄若是其相懸果能  
 自己於言邪然則臣子之事君雖不可不竭其力而  
 君之使臣要必有道矣為人上者其亦均平其心而  
 無使其彼此之相形乎

楚茨首章

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



由倉廩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享祀之豐是以吾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為不可及也

二章

此章隱括輔氏語

濟濟蹌蹌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絜爾牛羊未祭則在滌而芻之方祭則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之類皆是也自黍稷成而為酒醴至其為祭乃烝嘗之時矣先烝而後嘗先其盛者且趨韻也或有解剝其皮者或有烹而熟之者或有肆而陳之者或有將而進之者各有其人即此濟濟蹌蹌之衆也祔廟門內也

凡祭裸鬯則求諸陰炳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祔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此祀事之所以明也先祖是皇若有以見其大且有以見其尊神保是享既享其誠意又享其飲食即神具醉止之意也此孝孫之所以有慶也

三章

執爨蹠蹠對君婦莫莫言之蹠蹠敬也賤者能敬則貴者可知矣莫莫亦敬也在內者能敬在外者又可知矣為俎孔碩對為豆孔庶言之俎所以載牲體於肥膾故曰碩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於多品故曰庶或燔或炙對為賓為客言之主人獻尸賓長以肝



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則燔炙即此從獻之物而  
賓客即此從獻之人也其曰為賓為客謂筮而戒之  
使助祭者而非泛然賓客之謂也獻尸既畢而後有  
獻有酢有酬有旅則少長相勸交錯以徧而禮將終  
矣而禮儀則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則無一之不得  
其宜言自始至終皆盡善也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  
以介福言其福之盛大也酢之以萬壽言其福之悠  
久也

五章

祀事既畢禮儀備矣鐘鼓既戒為尸出當奏肆夏預  
設以待之也孝孫往堂下西面之位工祝以利養成  
畢告之所祭羣廟非止一神而皆醉矣皇尸則起而  
歸矣於是鳴鐘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已戒之至  
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諸  
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豆籩皆敏疾而不遲不以禮  
終而也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尊  
賓客以致其敬親骨肉以致其愛也

信南山首章

此詩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  
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之於後又  
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為畛為涂為  
丘為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為溝為洫為



澮為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二章

二章言天時之和也雪為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霰霰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決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能生我百穀也

三章

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場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彳彳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為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為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冝於以畀尸則可以妥侑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於是

而神降之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四章

四章言民心之悅豫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瓜熟獻之於君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

甫田首章

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二章

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



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三章

曾孫之來以省耕為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為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

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大田首章

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我覃耜利其器也做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己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二章

既庭且碩言其初長時也既方既皂言其初實時也既堅既好言其將熟時也不稂不莠去其害苗之草也去螟螣蠹賊去其害苗之蟲也禾之穉者尤當有



詩解四卷三  
李公  
以愛護之無害我田穉盡其力於已也秉畀炎火求其助於神也

三章

上章言苗已盛矣害已除矣人力至而神惠昭矣所少者雨露之澤耳有滄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祈祈雨之徐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後私也穉也穡也秉也穗也本無異義詩人特致意於彼此二字以深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若曰彼處之田若是其遺棄此處之田亦若是其遺棄田雖不同而其禾之富有則一也彼人之心若是其忠厚此人之心亦若是其忠厚人雖不同而其心之惻怛則一也先公後私

尊君之義也以羨補不足及衆之仁也蓋仁義之道上之人既以是而爲教下之人復習是以成俗此周之盛時所以爲不可及也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福祿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之壯盛得乎地也福祥之厚集得乎天也人心之翕聚得乎人也此周之王所以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也周人尚文其弊也起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



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睹車馬之盛而知國勢之尊見旂常之美而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邦家之所由安也夷厲而下王室偷安人心渙散事之不修武事之不講姬轍既東而天下無復中興之望矣顧洛水之泱泱寧不重爲之有感乎

裳裳者華

此詩朱子以爲荅瞻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講武既畢而燕飲之詩也夫尊爲國君固非他人

之所能左右也左之左之而無不宜是其才之全也右之右之而無不有是其德之備也宜者宜於外觀於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周觀於田獵而見其射御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有者有於內即夫多儀之享而知其事上之敬即夫趨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其德之備矣惟其有之於內是以似之於外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無可選擇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有於中者所以爲外之本宜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類弁

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踈之殺也前



二章言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絲依附之意此一章以雪之先集維霰以比老至而將死之驗方其纏絲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則亦豈能以久哉惟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驩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指略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車牽首章

首章言思變季女則男至女家而親迎也曰德音來

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曰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末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為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



言解卷二  
四十一  
陳元  
都是即所謂半途而廢也豈不惜哉

賓之初筵

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飲在射先者古有事於射其容體欲比於禮其節奏欲比於樂固不暇於醉也飲在祭後者禮行既久其筋力已竭其志氣少舒若可以醉矣而獻酬交錯之際禮儀欲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欲無一之不得其宜則亦豈暇於醉哉噫禮莫大於射而因射而飲者其禮儀之備如此尤莫重於祭而因祭而飲者其禮樂之盛又如此則不惟不暇醉亦不敢醉矣此古人之飲所以無過舉歟

三章至末章

反反而謹重抑抑而慎密此溫恭之所為也幡幡而輕數怩怩而媠媠則必至於屢舞且不免於號呶矣號呶者口之不謹也屢舞者手足之妄動也惟其手足之妄動故始焉僂僂而軒舉中焉傲傲而傾側終焉傴傴而不止是自伐其德也惟口之不謹則不當言而言不當語而語雖正之以監史罰之以童殺亦且奈之何哉

采芣首章

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



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二章

諸侯之來朝有旂焉所以昭其明也有和鸞焉所以昭其聲也有車馬焉所以昭其物也故觀其旂之淠淠而有以知其德之著聽其鸞聲之嘒嘒而有以知其德之和觀其載駟載駟而有以知其德之稱然則雖不言德而其德之令亦可想矣此所以為天子之所予也歟

三章

禮以齊邀為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紆

則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

四章

柞則有枝枝則有葉葉以莖枝枝以衛榦上下相承而根本堅固宜也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左右諸侯以衛天子左右以衛諸侯上下相承而福祿厚集亦宜也

詩解頤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